

对 语

李子恒

2020 年 8 月 16 日

因由

必要分裂两个我了，已是太久久地寂寞无人付心交语。又有谁可相诉，又有谁与应答呢？自生一个渴想吐白心声的灵魂，收拢着细纤缭绕的烦思，点点理束，有源来而无终竟，都流去向渺茫的大海。向未名的人写信，无有期求太不可能的回音，如往前无以自答的许多的自问。可除却我，谁更能解我忧惑？不自期，衍出又一客体的灵魂，接纳本我所有的情感的流，水泊渐积，成河成湖或成海，自甘自苦，自可回溯，逆涌洄游。感同了所有心相交杂的情态，反观了所有痴嗔爱怨的由来，这颠翻覆涌的内在，原来是我，怎可是我，必然是我。

近来，读到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心善于书信体的写作方式，且无论我是否有笔友这回事，试将日之所感后之所思写入信中，再向某位慢慢叙来，他必知我甚详，通晓我隐秘于字间的种种无可告人，所以，可不必顾忌地兴笔畅言，或多胡乱鄙薄之思亦堪展露。又作别想：若是写向自己，更可通明无误，以日记体写录有何不可？确实，此前记过类同日记的随篇，像是四下漫流的泪水，难寻脉络。许多无来由的思怀，不需自我解释，就这样的“儻而来兮忽而逝”，不足自审自省。当我需向旁人写明何我所见、何作此想，必当梳理逻辑、辨析因果，费一番努力将自己看清，才能平白晓畅地达意，脱离本位而旁观，一点点搭建异别于主观自视的样貌。

接下去，会有怎样的路程，不作预想，且行一行吧。

二〇二〇

（年末或有以作结）。

四月十六

王：

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，不确知你是否姓王，或真否有你这么一个人。借“王”来称你是本着敝姓“李”，此外“王”有更高概率可能作你的姓。且不管此无紧要的事，需再论你的性别，依我所想：若你为男性，向你吐诉情感的细腻心思太显矫情；若你为女性，倘使大谈对另些女子的倾慕，又该怎样的不识趣。故而让我脱越从性别有可引发的愚见，只作两个意识体的交互。今次从简单的认识始，不涉具象的话题。

我呀，实非一个爽落的人，在之后的交往中你会有真切地感受。源自根深的不自信，那种从顶至踵、由内及外的可称全面的自我否定，频繁而又下意识在样貌与智识上进行自我打击。如此确信我是这样一个微末的人：立污灰之上尚无以显亮，伴尘埃而列亦不能出兀。所以，你莫要讶异今后我在种种强烈的渴盼之后仍难抉择而退舍的怯弱。自明了自己的这种性格后，常常陷入忧烦中，这忧烦随时日生长渐渐占有了我所余全部空暇的思想，当我忙完生计和偶尔的兴致后，在平静的环境中放松心神，就会突然的有一股悸动，继而类似绝望的悲绪那么一点点地蔓延开来。你能明白这种感受么，像是内里毫无预兆地被攻破，侵入者肆无忌惮的劫掠美好的留存。啊啊～这些本已无多的遗珍至宝。我常常是这样的自哀，请不要因我的悲观性情而轻蔑我。快乐并非不亲近我，只是我心甘清醒的苦楚，谁又能认同这有如自虐的作为。我告诉你的，你理解也好，费解也罢，但万望你今后能就此追迹我一切行为所暗蕴的来自心灵驱使的蛛丝。

你瞧，我又表现地一点也不为人考虑的自说自话，我希望你了解我，却也未明明白白地坦露造成我这种特性的缘由。所以，让我作个野生的心理医生，向你阐发对自己“病情”的分析吧。我知道，凡后所有事情的成因都能在童年寻到端倪。我的无知岁月可称幸福，在多数时候并未受过父母亲密的管束和严格的教导，向来由着性子自然发展，跟着坏孩子便学坏，那时候做过许多违离道德的事，现今依然时时让我悔改。后来令我改变的，来自我学

龄时的实际监护人——我的大姨母，同样地，也是我哥哥的监护人。约摸在初中时期，我的学习成绩有不小的跌落，她认为是我同小伙伴嬉戏过甚而误了学习，而某一次她发现我正与一些人做着危险的事，便急忙喝止了我且不让我再做同样的事，那之后，我便再未同他们玩耍了。一方面，不能让家人们过多担心，另一方面，我在爱好上面也未能与他们有共识，如此索性就一个人在一小方天地内自在。其后，像是“理所应当”的，我又学习好起来了，只我不能觉察内中何有关联，但也惯习了这样的自我规束。可幸的是，我十分安适于独自的处境，原因是我渐渐耽迷于不切实的幻想（这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出现了），那所有虚渺的期愿都在专设的梦境中活现，我多么的满足畅怀以致醒来尽是失意，这成了我此后常以狎弄的技巧。每置身于不如意的境地，便将自己与现实剥离，灵魂去往自由的国度，任其何种遭遇都不能伤损我的核心，而负面地，任何幸福快乐的情状都不会切身领受，因我早已远远的避逃了啊。这是我所以为的自身的病灶。

因为悲观，造就了我完美主义的偏向，或可能是反向作用。不能尽善都是错，我偏是这样的极端，稍有差便不会称意。这般的坏脾性只是朝向自己，对旁人至多不与交往，所以我难以维持人数过多的社交，那会惊人的耗费我为存不多的自由精力，我的精神会时时地游离往臆想的美妙世界。怕自己给别人有偏己愿的失望，便从不主动予以承诺，知我的人明白我的口是心非，更多的人想是早已掉转。唉，我说过我是这样矛盾丛生、百纠千结的一个人了。所以，我应当一个人，永远地一个人，至少在这乖违的性子得以好转以前，莫能与人产生过深的牵绊，那种生活一起的牵扯。

好了，我想可以在此结束了，更多话望有机会再言。

四月二十一

王：

我又给你写信了，因为我心里受不住的就要逸出来了，我大概还没向你谈过我的爱以及那份爱而不得的苦痛。

多可笑的，我从未明明朗朗地示意过自己的爱，暗昧地锁闭在心房，谁要是从我掩藏的目光中瞅见殷殷的切望，谁就知我的爱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末没有这样一个人。能怎样呢，见到她后我不自知地交出全部灵魂的自由，我的心神总会为她缭乱。晤一次面，便一次的心血紊错，久久地手足抖瑟。若你见到，定以为这是个帕金森儿了。我尝试去躲逃这命运不含好恶的玩笑，我抗拒地不去想她，刻意地视她陌路，又如何、又如何，山流蓄累后更猛烈的冲发。我无法向你解明这成势的因理，我思维的理性都交代这在无可抑的爱与欲中。

我知道的，不能爱，惟能思念，我秉守思念。譬如一朵花，爱，可以静静地凝对着，在任意的时刻，在任意长的时间。可她非是真真的一朵花，她是真真的一个人呀，我不能傻傻痴痴地呆望向她，她也不会竟毫无恼意地承着我的痴望。哦！愿我是痴，弃忘掉所有礼和先知，直自往以结誓，勿待凤鸟不可期之致辞。恨己不够痴，又不知若痴还否会爱，但就任我思念成痴。

王，你莫信了我，就此认为我非爱她不可，我曾爱过的，不忘的、淡怀的，又有几多你可会知？每每落到现实，怅望着与她的云泥之差，回念一幕幕她的言笑行举，怎可能的相知，没可能的未来。倘使，千万分有一的幸运，而结果，我能预想的，爱会清淡，不复深情，去往相违的岔路。我又如何在这绝望的前途中继续前行。欲求难得哪欲求不得，于漫永的冬日中求盼一朵玫瑰的绽放，在荒漠中。你说，让我如何坚信爱有结果，而我偏爱了无果的初萌的蕾蕊。

别让我时时刻刻想她，已无能明晰伊的容颜，千百个夜里的梦哪，因何从无有她，是我爱非真实切意吧。你且知明，我的爱只是虚妄的构想，焉得确真。喏，这番岂是爱，不过痴念，不过臆造，不过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欺骗，

骗过了我，系我天真系我傻。

希望不会再受骗了。

我真不能叙说下去了，今日我又空空地望着她——娇好的背影行去，心不自持地沦落了。不及待地有一股情绪来袭，故我只能向你吐露，向你揭明我心底久久不能与人说的楚闷，真个也是自讨的苦尝。若你能稍些理解我这不健康的情思，我也能得莫大的安慰了。且到此了罢，祝君安好。

五月十六

王：

近日总忙忙碌碌，我底精神已而八九分地倦怠了，庶几忘乎写信的事宜。便在此刻，我也不欲着心旁底什么要紧事了，静思意怀内早早想说的些些。只是诶，我底思神还未恢复得清明，且外围也杂着点儿喧攘，不晓得可能顺当地表意，所以就允我随漫地清谈呗。

我底脆弱神经，常使我消受着精力不济的困扰，所谓思虑过甚眠寢失安也。我每为目前的微末之事徒生忧怀，事后知其不足道耳，仍无能静心以应，其尤为难堪者，凡一事寄诸心则不可寐也，如此失之多少甜梦。概因历事太浅，心性尚弱，难与人交也久矣。我离这现世愈发地远了。便使与我清暇的时光，任由着去取用，想来也是空然虚费。我底劣性哪，总幻想着予我哪般便会哪般，直欲展一番大作为，待所期之机临身，依旧循着前般似的惰懒过活，嘻，不若让我碌碌至了无剩闲。

我底情事也不再多想了，毕竟身劳胜于心劳，且多思亦是无果，便止馀淡淡的念怀，似蚁行的留痕。那时，许是千万只蚂蚁在心头翻复地爬经，是挠、是啮、是分扯、是掰折、是.....，日日夜夜不停地作弄。梦终然是醒了的呀！我只是暂脱了陷阱，“爱”这一大大底圈套系恢恢乎天网，怎可能疏漏掉我这只涉世不足的雀。逆知我莫须长的余生哪，又得经多少遭自苦不迭的贪恋。

实不好意思，先让你听得我些多的怨词。但好像我不顺意时多且愿言，愉悦时少而无欲言。所以，还请见谅这个只会吐诉负面情绪的小子吧。我待要说，我心里有一种奇怪，对于现实中的殊丽景色，我能目见却乏感应，无以深深体味入心的悦动。不过在别人的笔下有生的文字，有水便能见活流、有山则能望翠峰，或是片叶滴雨，亦能身随风起、心随云去。其钝于真实而敏于虚构，所以我不欲入大千世界而秘寻于心也。但有一出乎例外，靓美女子者则情动，无有别分二、三次元。因着我底眼观远多昏花，见其身形昳丽并面颜美貌者实多哉，所遇频为赏悦心目也已。面型尤偏喜其圆者，身型则喜

其非瘦稍腴者，行举喜其不扭捏自然天真者，言笑喜其率性而不落俗者。此外，一切合顺天性而意态由心者皆可见其美也。

天气渐闷热了，躁动的气血使我难以凝神，我的表达也似滞了的，许多多欲言莫知如何去言。我将自己的思想囿于情感之围，而未外延至对生命、对宇宙的深思，我知情的终极是哲思，或某一日从情感的泥淖里脱身转而探寻理性的光。世间一切莫不是物质，其根理一同也，我如何不同视之。你瞧，这算不算得一种开悟。其实，我想从一种宏观的视野审省存在的意义和行为的价值，然立足太空渺，人的整体是没有个人的，我无法代入一个没有我的想像当中。若只从个人推演，起先单一个体的生死是不具意义的，活着，本能而已。而后，当与旁人有了关联，因为旁的人需要你活着，便赋予了你本人存活的意义。这个意义也是生活中种种幸福与苦难之所存，亦是不允人自决生死的道德之枷。如此互相制约，一个群体共同生存的推力。便要就此延及自然，所谓意义皆是人的自辩，自设意义于天地毫无意义。人之意识，便只有从同类中获得共鸣，此外，一切赋之于外者不过自欺。其胆怯在于不敢相信自身于宇宙而言价值的消泯，人因而渺小。却又因其不肯承认身为造化的一时之兴，努力证明自己的独特，人因而可爱。我庆幸作为人而能有思考的主动力，生存之于我是行过、见过，诸般经由此心无所留，愿与天地相通。若能不累于营营，得人生矣。

虽是磕绊，总归是说出了大略，这样的话，平时也难得说，自己想得不明，说得不楚，素来只见过河，未知洋之大也。知你不会在意我的浅陋，是足可高兴的事了。

六月四日

王：

向你道一声好。已是多久未抒发了，这淤积的浩漫情绪啊，壅阻在了喉口，请与我决崩，好让万方的积漩舒然奔畅。

时维孟夏，深夜的风里含着温柔，这渴念中的情人才能予的温柔，更令我无措，心中强烈的想像，直想到了绝处，我还能拥有什么，我还能守盼什么，所有欢长并非无终竟，已后当如何。

偏让我感知许多的欢喜悲愁，又不允自抉，生命其无理也极，造物真个善作弄人。便作了木偶亦未可悲也，可悲是明晓了己之木偶身，仍作木偶事，不似木偶心。贪了不可承之欲，得尝其苦，冤理都无从说。而今，便只可向你絮絮牢骚，月儿也避了我的灼灼目光掩向云层。念天地之悠阔，纳不下一个自我缩蜷的灵魂，岂不能狭间里游刃？

情绪不觉消散了太多，是世情对我同化深至。近来已无新得的感想可以表诉，重行往复，岁月徒增，希念余烁也不若萤火，存生，止行口食之道也已，何意旁加使命。是故，我之欲求皆付枕中，梦醒，尽落纷纷。

劳事伤损，灵泉近枯，心意再莫能与幻渺的时空勾连，便是再无托愿，便是再无归念，独孑一身于迷丛里失路，似也年少玩戏摆弄的蚁虫，向时的命运，今主易换了客，非枉也。如是命定，如是兀兀以卒年。

闲定而想，突然地觉知，竟无可为，竟无所愿为，是心力空乏的绝望。啊~心中无以言词的曲转，无贴词的歌，以和应的唱调、以谐韵的律奏，只在脑海作无声的绕旋，只作无容的悲戚，已而终日恍恍焉。

千万端的感念，当如何成言，今已失却了巧辞，我的拙舌只作得复赘，望你莫见嫌于我祥林嫂般的絮言。我虽愿向你直陈所有心内的隐怀，然惯于自语，其言闪烁，含义晦明，对你，须得另作分说，却又分说不得，我竟又不明你是哪个了。我赋予你一部分的我，一部分暗里倾心的对象，一部分旁视的第三人，余下，我盼你是个长者智者：愿你聆我、爱我、知我、解我，或是策我、醒我、分割我、醍醐我，因我的心神已毫无主意，哪向亮有一盏薄明的

光？

穿悬天穹灿明的星河啊，愿有我的终宿。一引浮槎纵去兮，邈邈不归意。

七月八日

王：

好呀！又是一次不期然的通信，匆促间未备好要说明的话、要交呈的心，因是我的事总没来由的琐杂又欠着些生趣，多像是平白受了委屈来讨你的慰抚，急切切地落下一框子的软绵的忿语，转而又自顾截了话头撇了去，闹了你一番没头没尾。我知是不会改了的，也不向你求个原谅，只冀望着你是如我愿想般的好脾性、好容量，你真个就是这般的好人哩！

近些日子，算得“大乱稍治”，可也无事悠悠，然心事亦随渐空了。若非情绪来扰，我的心死潭也如。便是目下，我极尽地涌怀，却是一星儿浪点都毋见。说的什么词，缀的什么句，沙沙的也好不粘连。由着此刻的懒散劲儿，兴是再无言可说的了。

这样的日子如我所愿，我愿是这样的平凡，偶尔有不甘的躁动，躁动是青春的欲望，从一种本性到另一种本性，从一个时期的原始到另一个时期的原始，我摆脱不了生命的赋予，却也不会随之摆布。我享有着恶的快感，亦约限着快感的蔓延。我弃厌着违常，安逸里又隐伏着毁灭的冲动。我无时不寻着舒意，却又甘尝着苦辛的折磨。我外现地愈是平宁，内里愈是暴雨狂飙。我在后一刻总想挣破前一刻的定形，无一刻不在否定自己的否定。我的理性不明了油然的感受，我的感性斥诉着理智的枷禁。想是我再不是我了，才是我。毁灭我，给我更自由的形体和新的神，而后形神为一而为我。

夜来了，黑暗中念生千万种幻想，千万般纷纭的色彩弥天而绚丽，我渴念、更有爱的语言要诉说：我爱--譬如你，我爱非昨昔的你，今日你、新的你，尤使我爱甚，期愿更深爱未来不可期之你。你不定而迷幻，幻变中葆有不可移之素性，我痴眷而贪迷。你轻举，自远而招引和风掠颊，至我，心中更掀涌澎湃骇乱之热潮。你是炎、是热度、是信念、是不可抗之圣令，我臣服、倾拜于你目成的瞬息。此夜，所有的光和色彩都归寂，惟你是光，亿万年的时长和亿万个银河的尺度都不能消减你，你如一，太初命定之速率。我的一生仅如短瞬的刹那，刹那得见你便为永恒。

七月八日

罢，由此暂歇与你的诉语。来日方长，愿有长长的来日共你谈心。

八月十五日

王：

很开心能再次与你一谈。这次想说的是一段演绎的故事，故事的原初是一次搭车中的闲谈。本是几个月前的经历，而我始终不忘其间我笨拙的应答，其后是我反复的回想、反复的模拟。如今，抛舍真实，给你显现一个虚造的情境和对话。

缘起是，因同一事到了某处，事毕，朋友的朋友顺道送我们回去。路上，不使车中无言笑以至空然静默的氛围，她便聊了起来。谈及了这次来的始末，又问了我们相关的情况，间杂了偶遇不守交通规则的路人的事宜，谈及了吃，谈及了工作加班……诸如此些。途中，她说到自己家距公司远，约略半个小时的车程（在这不大的城区确属远途了），而后又自嘲到自己路痴，不记得每天上班的路，次次需得导航。大概是同有此感，我便说道：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民间传说，类同与西方民俗神话里的牙仙子，我们这儿也有一种精怪，专以取食人的记忆乃至情感为生。入夜，待人们都沉入睡梦中，它们就静悄悄地潜到你思海的深处，撷取记忆的果子为食。又因为，人们最多生产的是那些负面的不开心的情绪，故而，这算主粮了，也是它们最先下口的。反受益于此，多数的人也能因一夜好眠而消除了昨昔难堪的回忆。意料外的是，它们中也有一些个食口偏奇的家伙，好似些寻野味的人，它们不安于只填肚子，又贪好了旁个不常会吃的，被偷尝了的人就会变得路痴呀，脸盲呀，或是总记不得别人的名字啦，有严重的，被饱食了快乐美好的珍贵记忆而后就此悒悒不乐了。所以哪，你只是碰上了比较顽皮的一类食梦仙子，只捣蛋不作恶的。

听了我一番胡诌言语，她咯咯地笑了起来：“你哪里听的这个故事啊，还有食梦仙子这个名字，像抄袭来的。”

我解释说：“哈哈，本来也是临时起兴杜撰的。不过照这样说起来，我也常常被它们光顾了。”

“那都吃了你的什么呀？”她像是有兴致的一问。

我忽而故作严肃：“快乐。我不快乐了。”不待有所回应，又转而轻松说道：“嗯，除此外，我不仅路痴，也脸盲，只见过几面的人记不住脸也记不住名，路上遇上不敢先打招呼。还有好几次对着陌生人先傻笑，临近了想打招呼发现认错了人，傻笑也僵住了，真的成了傻子”

“那你比我严重多了，下次路上遇到你会不会就不认得我了”

“应该不会的，就算认不得，还是会对着你傻笑的，到时怕你会不认我这个傻子”

“可能的，路上遇上傻子也会避开走”

“你没得同情心，伤了傻子的自尊”

“傻子也会表现自尊吗，那不是装傻嘛”

“是啊，我也只是像个傻子，不是真的傻子”

“呵呵，也算的”

.....

对话似无有终竟，可事实是路程不会如此长，我们也没有说过如此多的话。车上有旁人，我想说的不会说，即使止两人，我也更无法出声了。于此，平白编造了一个梦，无人知晓，只与你分享。